佛说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二卷

刘宋沙门翔公于南海郡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般若部

佛说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卷上 亦名决了诸法如幻化三昧

闻如是：一时，世尊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，舍利弗、摩诃目揵连、摩诃迦葉、须菩提、阿难揵等，率自耆年，素行修洁；皆弃瑕玼，垢除清净；宿树众德，所作已办；了厌身弊，解识因缘；睹彼五道受有苦器、病恼诸患种种之秽，无乐三界常欲舍离；见诸流转缩心畏恶，断灭求空，志毕泥洹；处往无还，求彼静安；悉断生死，结网索尽；都无诸漏，已离重担；获四神足，致六通行；能住身命，存亡从志；度于彼岸，坦然为乐。

又与菩萨千人俱，悉尊菩萨摩诃萨，皆一生补处被大德铠，显有佛称降现菩萨，班宣道化布诸佛藏，神智异达已通圣慧，等住大乘志如虚空，以立广法过度无极，具足普智明晓权要，总持所览统摄无限，积众辩才不可测量，随俗顺导为大桥梁，无上道德而无挂碍，散演深邃无极微妙，悉降魔怨都伏外道，独步十方周流往还，游于五道而无去来，如日月殿，若梦、幻、化、影、响、野马等无进止，感动一切济度生死，三宝之化使永不断，道普兴显德皆具足，其诸菩萨悉皆各有，名曰：濡首童真菩萨、龙首菩萨、妙首菩萨、大首菩萨、普首菩萨、慧首菩萨、明首菩萨、甘首菩萨、英首菩萨、宝首菩萨，是等菩萨千人俱也。

是时，坐中英首菩萨，承佛神旨而从座起，严齐法服，肃恭已礼，偏袒其肩，右膝著地，而跪白佛：“唯然世尊，濡首童真者，古今诸佛无数如来及众仙圣有道神通所共称赞，去来现在诸成大业菩萨之等，导进无由为一切师，了深睹远道度渊懿，明踰日月智过江海，达越虚空慧辩无极，德显无上四等普育，慈悲利安仁泰宽济，弘雅汪洋德无崖边，如无底泓憺怕旷定，如无像体居于静寂，仪容无量于十方土现佛广化，为诸菩萨所见戴奉，一切释梵及四天王咸率礼敬委仰尊重，诸天、龙神、阿须伦众、迦留罗辈、真陀罗、摩睺勒等莫不供事，睹世帝王所共奉遵，圣相满具光好湛然。吾瞻濡首众德具备，诸善若斯为难思议，愿常歌咏显赞无极，咨嗟叹美流著十方，于百千劫永而无懈也。”

其时，濡首谓英首曰：“云何，族姓子，法身有烦劳乎？”

曰：“其法身无处无像，又法身者都无烦劳。”

曰：“云何，英首，仁了法身乎？”

曰：“法身者，岂有处所言声迹耶？又法身者，无了不了，若响如影，宁所了乎？”

曰：“知法身如幻、化、影，无了不了，亦无言说，而仁云何举声说耶？”

曰：“向所言如响之声，为诸文说著行者耳。”

曰：“如仁言，则其法身为有内外，有其彼此处于中间，为有数观，已在二数则有处所。”又曰：“英首，于法身者，都无响应，亦无影像，无心无意，无念无识，无言无说，无异无同，无二之趣亦无一归，于一无一亦无所处。是者，英首，本无法身，微妙印说极世所归，无上无比道要之藏。”

于时，佛叹濡首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濡首所言，乃应清净法身说也。”

时，座中五百比丘、五百比丘尼，闻濡首所说，皆逮无所从生法乐忍。又舍卫国清信士女二千人，本不发心于大乘行，闻此要说，即自坚固于无上正真道意。万二千天子意亘踊跃发菩萨心，各在虚空而歌濡首：“积德过劫，功成无量。”

是时，濡首童真菩萨以其平旦欲入城分卫，整圣无上清净道服，执御应器，持法锡杖，粗顺如佛，机检典制度量俨然，庠行安步进止端严，回旋顾眄光色无量，诸根静寂常应道定，威仪述叙礼法肃齐，众德悉备靡不雅然，如猛师子，如大龙王，景福之祚燿出树园，威相无量德好卓异，晖颜炜晔光耀炳然。

濡首童真方出祇门，即自念言：“今入舍卫，必有十方诸土菩萨普来之众，应承圣旨所感动者。”便当如佛寻以其像不移所住，己身一一毛孔之相，出化菩萨。其诸化者，睹于十方悉现其化。

一一国土化所化者，各称言曰：“濡首菩萨稽首世尊，恭问游居，佛祚康彊景福无量乎？”

又诸如来所侍弟子悦目遑喜，各问其佛：“斯从何方乃来现此诸土？”

世尊各告侍曰：“有土名忍，佛号能仁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彼有菩萨名曰濡首，道慧难测权辩无量，悉于诸国博现佛事。今于彼土兴显大道，故身毛相而现其化，唱此感动，进诸疑惑。”

普土菩萨及诸众生，见所变化，各闻佛语，亿姟菩萨悉得无所从生法乐忍。万亿之众在生死流，闻濡首名，又睹化应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十方菩萨莫不乐喜，愿见濡首，听禀清异上闻之说，微妙法像，得睹其佛及彼菩萨。

诸土寻随无数菩萨，各启世尊：“欲之忍界睹能仁佛，礼事供养，又见濡首，观听变说。”

诸佛默然，即应受教，各承圣力，迁飞彼土，忽升忍界到濡首所。

诸来菩萨咸怀敬仰，或持天华，或擎明宝，或执垂珠，或直叉手，或作天乐，或列虚空散华末香、吹噭鸣珂，或复歌颂濡首童真道显普祐无上之德，或欲宾导侍卫濡首，肃恭而行，瞻睹无厌。

是时，释梵及四镇王、日月天子、诸龙鬼神各与所辅亦寻忽至，释与四王俱同有念：“今濡首童真与无数菩萨、诸尊天人，当入舍卫显大感动。宜应尽化向舍卫城道，令其坦平而无高下，夹道两边列七宝树，一树之间有七玉女，各现半身而作倡伎，女容委靡姿媚、面照华色、目若明珠、端正妙异，清声美辞以歌濡首大吉祥福、清纯道品、菩萨众德，步置熏炉烧天蜜香，处有杂华以为供养。”登于尔时，道之左侧，含毒螫虫、蟒蝮蛇蚖、蜂蝎众类，应时咸然消缩毒气，吉兽瑞鸟进集嬉翔。

彼时，濡首为无数百千菩萨众及诸天人而所围卫，特独堂堂光色无量，譬日始出高山之岳，若月盛满在众星中，又若须弥异于众山，如猛师子出于深林，晖颜灼然遂而进焉。适侧城门，寻足蹑阃，尽境震动。登尔之时，莫不惊愕，所在妓器率自鼓鸣，咸曰：“此何吉祥？大变瑞应之异乃未曾有，将佛入城所感然乎？”举国大小靡不惊喜，心豫忻忻，肃恭无量，或上楼阁，或攀垣墙，或窥窗牖，或出门户，竞有悦怿，向佛冀睹神异。

时，王波斯匿与宫正后、美妃、婇女八千人俱，诸子、群臣、眷属万人围卫从行，各怀忻悦惶喜出迎。斯须之顷，濡首忽至，为诸菩萨及尊众天而所卫从，大人相具众好普备，金颜圣容见皆喜悦，莫不前礼。诸来之众中有散华，或烧妙香，或散衣宝，检心恭向瞻睹无量。于是，濡首遂前入城，诸尊菩萨、有势天神佥然恭肃，追随所旋观见神变，又欲禀受道诲故也。

尔时，于是龙首菩萨见其濡首童真菩萨，为无数众而所围绕，堂堂庠仪并共入城，曰：“族姓子，为所之耶？”

濡首菩萨答龙首曰：“吾适此城欲行分卫，多所愍念广其慧利，为极世众一切天人度义故；现行分卫耳，普为众诸成大导故。”

龙首问曰：“云何，濡首仁尊，于今分卫想未断耶？”

曰：“族姓子，吾断矣。于有见分卫想行者，至于无见，无断不断，斯谓菩萨清净分卫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龙首，一切诸法无断不断，譬如虚空无断不断，以是言之为不

可断，普悉是世尽魔梵界、一切众寂及诸梵志、王与庶民，亦无能断也。何则龙首？以其诸法若如虚空，本无所有，无起无动，无持无获，空本无获，亦无所持，亦不可得。以要言之，一切众类及世余法、外邪杂术悉无所有，无持无得，亦无能获。诸法如此，皆不可得，亦不可持，以本空故，故不可断。”

“云何，濡首，菩萨摩诃萨当与诸魔为敌耶？”

答曰：“龙首，法本无诤，不见菩萨当与诸魔而有战者。若其菩萨与魔为敌，起见法想而有所诤，是菩萨便为恐怯。何则然者？以彼菩萨自兴恐弱也。譬如，龙首，幻师现化而幻所化，了无恐怯。如是，龙首，此菩萨解本空法，无著之行，则无恐怖。若其菩萨有恐怖者，是菩萨便不为极世福田也。是菩萨不了空法故，自起恐怯之心耳。”

于时，龙首问濡首曰：“菩萨为可得道乎？”

答曰：“菩萨可得道也。”

龙首又问：“云何，濡首，其谁可得至于道耶？”

曰：“其无名无姓，亦无号字，亦无处所，永无所为，亦无得者，斯可至道。”

曰：“云何菩萨当得道乎？”

答曰：“龙首，若有菩萨欲得道者，当以无发心，亦无念道，不想道场，不念人界，心亦无处、无念、无得，亦无识著，以无见心，是行菩萨可得至道。”

曰：“仁以何心而发道意？”

答曰：“龙首，吾无发心，亦无当发，又无甫发，无发不发。又吾亦复不至道矣，不念道场，不坐佛树，亦不得道，不转法轮，亦不化回生死之类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龙首，以诸法无所有故，无动无摇，无出无入，亦无所持，以本空故。吾以斯法，可得至道。”

曰：“濡首，是为正要无上无比之至说也。其诸于斯，解如是法，彼则长脱一切尘劳。其已脱于尘劳数者，乃应永脱于魔波旬。”

曰：“非可脱于魔波旬也。何则然者？以其诸魔亦道之数。所以者何？魔及魔天皆悉本无，无取无得，无想无念，以故言之，魔亦道也。”

曰：“何谓为道？”

濡首答曰：“道乎，龙首，在乎一切，一切亦道。道像虚空，道体广荡，亘然恢廓，普大含容，靡不周至，亦无限碍。如是，龙首，道至一切，一切亦道，斯谓无上真本

无道也。”

曰：“仁龙首欲得道乎？”

曰：“吾欲得不可获道。”

曰：“欲得道，宁非戏行耶？所以者何？如龙首言，欲得不可获道，道何可得乎？若道可得，道为有处。譬如有人兴念此言：‘吾使幻化，坐于道树，然致正觉。’如是言者，岂非响声耶？其幻化人亦不可得，亦不与诸法有合有离，亦无所著，以本空故。若龙首，一切诸法如幻如化而起有想，念欲得道耶？又如来说诸法本无，无念，无想，无所著，其解是者，斯乃得道。诸法无所入，亦无能毁，法不与法有合有离，况法与法当有毁乎？法无附合，亦不离散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龙首，诸法无合，以其本无，都亦无我；又若虚空，亦无所有，无像无念，无动无摇，亦无戏行。诸法本无，寂寞如空，如幻如梦，无喻无比。诸法若此，都无等伦，亦无像也。”

诸来之众听濡首所说微妙，踊跃欣喜各怀无倦，渴仰悚恭专心思受。说是如化深妙法时，八万菩萨逮得无退转，无量天人发无上意。

是时，龙首答濡首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童真菩萨快说，是像深邃妙法为未曾有。如吾从仁逮闻此要，始今自明，为已得道。”

曰：“族姓子，法无言说，亦无见闻；吾不说深，又无说浅；仁亦不得道，无得不得。何则然者？如卿龙首，念欲得道为想戏行处，于受者堕有妄见，使其云有深浅法耳。吾无所论法，无言说，亦无宣畅，亦无所行，亦无能说诸法本者。

“又龙首，譬如有人而言曰：‘吾为幻化广说识法。’其化无识，言当说识耶？彼则缘此起劳诤想。何则然者？以化无识，不可为所说。如是，龙首，诸法本无，无所有，亦无处所。是族姓子，当了如此解，谓具足法行者也。”

尔时，于是妙心菩萨神彻视听，睹闻濡首在异别处，讲上要菩萨之谈，忽到其所见大会场，喜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诸上正士大士之等普众会，此为何谈讲乎？”

濡首答曰：“族姓子，于诸如来深要法中，获无正士大士之名。又菩萨者，不自名言：‘我是菩萨正士大士。’其有想著住戏行众自称菩萨。”

复言：“大士，又云吾为法之大讲。又复，妙心，其响者，宁有言声出不？响复有耳识所著不？于响法为有所受持不乎？”

龙首答曰：“都无也。”

“如是，龙首，诸法若响，无名无像，其取著者则有戏行，缘戏行故便有流转，长不解诸法如本无响也，则于生死而行诤想，已起诤行便堕躁动，已在躁动即有生死流于五道，便由不解其无故也。”

于是，濡首谓龙首曰：“又族姓子，如世尊告诸比丘曰：‘是比丘，汝等无著戏乐想行，为汝辈说寂寞之行。’念释师子说法如是，专心一意听受随法，入要行忍当无所著。若此，族姓子，其菩萨解顺是说，晓本空净，于本寂寞明了如是，此乃长脱五道之趣。”

时，龙首曰：“谁于生死而有脱者？”

濡首答曰：“族姓子，何谓如来所化生死为脱者乎？宁复有去来今耶？若是，龙首，圣师子力以此要言化度生死。”

曰：“如世尊常所说教，诸法如化。又仁亦说，诸法无所有。以是言之，一切众生为当皆成无上觉道耶？”

答曰：“龙首，若一切解如是者，此乃至道要行之言。故吾不说法，法无说念，无受无持，无得无失，无言无语。何则然者？以诸法为无所持，亦无所有，无念无识，以无处所故。又若一切解诸法如幻、如化、无所有者，则众生类皆至觉道。

“譬如，龙首，幻师所化，然幻者自了化之本末，为化化耳，于诸法亦无所化，亦无住置，普悉是世天、龙、鬼、神、魔及梵天、沙门、梵志至于极世，无能令幻者于其所化有坚固想。何则然者？以彼幻士自达，所化化本空耳。无幻无化，都无所有，而幻者明知一切，为化所惑，于无所有而起有想，无常想常，无我想我，著有想念求无想法，妄念无色，住无所有，由不解本、不了无故，续流生死。若有明晓诸法本者，彼众一切则于佛法即无还转而成正觉。

“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龙首，以彼众生皆在觉道法之数故。故诸一切于佛法而无挂碍，是故众生悉住佛法也。然众生等心亦不悟本空清法：无名无识，亦无所住，无戏行，无倚无著，寂如虚空，亦不巢窟无上寂定，亦无所生，又无身法。其有忍于深空法者，此则不离于佛法矣。

“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龙首，诸佛之法终不可以想行而至，其有想著、有言、有说、有宣、有广，殊不可以得佛道法也。”

于是，龙首谓濡首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仁乃快说无思议法，谁当信此一切众生不离佛法？”

濡首答曰：“族姓子，其世尊子，坚住信法、八等之地及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阿惟越致无动转者，斯诸菩萨已住清净行空法者，是等当信耳。所以者何？此龙首，其诸菩萨行如是者，便自誓愿必绍大业：‘吾升佛树结跏趺定坐，终不动转至于得成无上平等觉，必将来一切诸天龙鬼神极世之前，成其大导，当师子吼。’所以者何？若是，龙首，菩萨了空、无相行法，住如门阃，坚喻须弥，无能动者。如是，龙首，其菩萨住空、无相愿法，一切众生无能动者。又是菩萨处于佛树，乃至道场无能动摇。”

问曰：“濡首，何谓佛树道场之处？”

濡首答曰：“何谓，龙首，如来化处化所依坐？何谓如来化之觉法及现神变化度说法？谁为如来？其谁化者？”

龙首答曰：“吾尚不见如来之化及法身像处，何况所化复现威神又所说法及所变化乎？一切如化，本无亦化，其化亦化，亦如化耳。”

濡首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龙首菩萨，为吾发遣应顺之法，为如彼诸深妙无著法忍说者，是为无上无比之说也。”

彼时，龙首谓濡首曰：“于斯妙像要法之说，亦无起行，又无入忍者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濡首，以诸法本净，其相本空，亦无处所，亦无巢窟，无色无像，诸法悉等如虚空。若此，濡首，其有法当起法忍者，则如来化亦逮法忍，影、响、梦、幻、野马、泡沫、芭蕉之属，亦悉当复成其法忍。所以者何？以其忍处悉空如空空，都无起法忍之者；又忍者亦无其起，亦不已起，又无当起，亦无甫起；又其忍者，亦无是处，亦非彼处，亦无中处，此乃无上无比安忍。若此菩萨于是慧心，不恐不怖，亦无畏惧，是则菩萨摩诃萨便应无上法忍之行。”

十方诸来神通菩萨，其闻濡首所说深妙，咸悉踊跃皆逮此定。

是时，濡首谓龙首曰：“云何，族姓子，其菩萨者以无著行得入法忍乎？”

答曰：“濡首，若有菩萨想念所向，则为著行；言‘吾解深’，云‘我深忍明达晓了，吾已至道’，其语此言皆亦著行。”

濡首又问：“菩萨何行修应得道？”

答曰：“于诸法都无所入，不念诸法，了诸法无。其诸法者，依著因缘，于本为空，获无所有，是行菩萨便应道忍。设如此行，为无所行，譬人寝寐，于梦所行。”

龙首又曰：“然其梦者不行方隅，亦无所行，亦无去来，无住无坐。其寐寤已，则达而言所梦空耳！无持无舍，都无执持，无像无相，亦无处所，亦无所有，其若虚空。如是，濡首，菩萨之行当无所持，亦无所入，如空本无，亦无戏行，此则极世无上福田。斯乃应受一切供养，为无量导，是最福地，为应最上法忍之行。”

普来众会率怀喜敬，各所赍华宝以散濡首，瞻睹欣踊，悦豫无量。

于是，龙首谓濡首曰：“宜可俱进入城分卫。”

曰：“仁去矣。行分卫时无念，举足、下足、蹀步无念动摇，亦当无处，无住无游，无屈无伸，无心无念，无所发行，行无所想，亦无城想，游无路想，又无城郭、县邑、丘聚想，亦无里巷、无家居想，无门户念，无想男女，无想幼弱，都无心想，行当无念。所以者何？以其法行当如是故，亦无所著，无色无像，无起无灭，都无诸想。如此行者乃应菩萨无上分卫，清净寂寞要道行也。”

尔时，龙首菩萨摩诃萨忽然于处以如海定三昧正受。其定之德，譬如大海湛然无移，憺怕清澄更无异味，其底深邃不可测度，奇珍英宝普无不有，而海汪洋包罗弘广，含受万物渊壑博泰，无边无涯大水澹满，诸德神龙而皆居之，众生巨体所依长育。

“若此，龙首，其诸菩萨以如海定正受之处所住要旨，无能动摇者。如是，龙首，其斯菩萨以法身海，含容一切道宝、智慧、三十七品，十方依之莫不长育，应无上微妙之法，为无动摇无言说要行。当知是应如是者，得无退转定行之地也。”

尔时，于是妙心菩萨欲动龙首大士所坐如海慧定正受之处，尽其神力永不能动。时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普悉六反乃大震动，而龙首身及所坐处都不动摇。何则然者？以其龙首住无动摇，住无处所，住无所有，住无想念，住无戏行，住无劳静，住无言辞，住无所住，斯谓道住。

时，龙首菩萨摩诃萨寻从定悟，敬向如来无所著平等正觉，雨拘文华，趣散世尊，而叹赞曰：“自归于佛，天中之天，乃使一切诸会菩萨、十方来众、诸大士等、众尊大天及龙鬼神咸悉逮闻如是之法，无上要旨，深妙慧说，为无倚著、无巢窟说，为应本空寂寞故也。”

是时，妙心谓龙首曰：“仁为觉地六反震动乎？”

曰：“族姓子，其有动者，当觉地动地复，为之上下四震，唯由其觉动不动故耳。又如十方诸佛世尊、普大菩萨不退转等，极世都动，岂能动摇此上尊处！观诸声闻、缘觉之众，彼虽离动，未晓本空，在动之地自谓无动。了本无者，于此诸法永无动摇，无念无著。如是，妙心，其菩萨以空、无相、无愿之行，清净法要，逮无动摇，彼乃永静

，安无动摇。”

又曰：“龙首，可行分卫。”

答曰：“濡首，吾今以解无上最要分卫之慧。何则然者？缘其逮致如海大定正受之处，始乃自明，为以得无上平等正真觉道，以于生死兴显佛事，为转法轮以度众生，为济因缘离垢根本。唯然！濡首！如吾遇仁，乃为逮值无上善友，遭蒙矜念心怀悦豫，成立大德喜自光慰。濡首，于吾为覆载首，大无量过度之首，无垢广普微妙吉首，亦应最上不可议首，愿布五体稽首恭礼无上仙圣甘露之首。”

濡首答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仁龙首，已为果达野马、梦、幻、影、响之行，无名无像，无所有法。仁今乃应无上大道不可思议来法之祠，以得如海定正受行，共应如此。当知是辈在一生补处，斯者乃为菩萨辩慧，其致是像深妙定法，如海定等，则离诸想也。”曰：“仁可从分卫。”

龙首答曰：“思齐其德，当与仁行，二圣龙游，不亦宜乎？”

濡首曰：“吾无所行，亦无去来，又无进止，亦无侶游，不住不坐，亦复不行，行无所至，来无所由，住无所处，坐无所据，行无所趣。譬若，龙首，如来现化，宁有去来、坐起、行游、卧寝、寐寤不耶？”

曰：“化者都无去来坐寝之处矣。吾于诸法亦复如化，无住不住，无起不起，亦无已起，又无中起，亦无当起，亦无甫起。”

龙首答曰，“如仁所言，此为极世难信之说，谁当信仁此尽要慧耶？”

答曰：“龙首，仁者且听，岂为无目设举锭烛乎？夫燃炬燎，唯为明目耳。如此是像深妙之法，正为向达彻远菩萨摩诃萨，乃能信受是道要耳。其了如此至要之慧，斯则晓解本无行者，此等菩萨为应清净无上久修梵行之徒。是曹正士深住于法，信法、受法、持法、说法之辈也。为在鹿聚已转法轮，为应贤圣，亦大导师，施惠明眼，为应无量雄猛之者，此则无上最妙法者。”

濡首童真发说是时，普大众中八万菩萨悉得无所从生法乐忍也。

于是，正士妙心菩萨居大众前，广然踊跃，握满手宝，以恭肃心向散世尊，又散濡首童真菩萨，散讫欣喜，重叹咏曰：“自归诸佛，为慧圣达，擿雾寤寐，碎散痴本，解众颠倒，释疑除网，顺入道明，致无上觉者。自归于法，法之最法，法治多济，疗捞雾笼，援雪生死，薅锄众秽，荡除心垢，通导迷惑，法为无上，修蒙永度。其诸菩萨久履梵行，无上清净仙圣明类，大神通等弘显德者，无上之徒于此乃逮信向，是像深妙法众

，今普自归之。”

濡首答曰：“若此，妙心，其无脱者，斯当果致无上等觉。”

曰：“云何，濡首，其谁无脱耶？”

曰：“其有执持，斯当求脱。如是，妙心，法无执持，亦无系著。又族姓子，法都无脱，亦无执持，当谁有脱？无缚无脱，诸法无持，无取无舍。譬如人语诸幻者言：‘善男子，为深入人，解之脱之所可执持。’幻答人曰：‘吾亦非男，亦非凡人，吾无所持，当何所脱？’是者，妙心，道无执脱，当观其无，无本空净矣。”

佛说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卷下

时，龙首菩萨谓濡首曰：“去矣，族姓子，东行分卫。”

答曰：“龙首，其幻化野马宁有东西南北方乎？”

曰：“吾于仁前尚不能言，况敢所说？何则然者？以其诸辩从尊所闻，仁即应顺如法发遣，一一解散而无挂碍，故吾无辞莫知所对。”

曰：“夫达者都无言取，况于乃复有所说乎？是者诸法之无由矣。”

曰：“何谓为诸法之无？”

答曰：“龙首，无所无者，斯诸法无是诸法要，以此之慧，乃能通彼众音声耳。无所宣布，乃为要义，是岂非至要义说哉！”

曰：“此续在想行也。”曰：“何所行应离诸想？”

答曰：“龙首，菩萨不于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界有想，又于法本亦无所行，其本无者亦无所行，以是之行得离诸想。”

说是深邃微妙法时，五千菩萨逮致此慧，二千天人发菩萨心。

时，龙首曰：“吾将退矣，以童真非我侣故。”

濡首报曰：“吾无去来，亦非有侣，亦无所俱。何则然者？以道无侣故。亦不想念与诸法侣，又亦不与欲行为侣。于本无法，亦不见而有其侣复与所俱。又本无者，都不言有吾我性、有人、寿命及身、养育法、人物、言说、识觉、所倚著及其所作行趣之事。诸法之本，本无如此，当与其谁而为侣俱耶？其有侣者，是欲侣俱也。譬如，龙首，有明达人而念言曰：‘如来所化，幻士所化，如是此化，等一无异化。’而斯人化各各言曰：‘吾与汝侣，汝与我俱。’于仁龙首意云何？其此人化，为有侣无？”

答濡首曰：“化无侣也。所以者何？用化本无，无所有，无形像，不可得故。”

曰：“如是，龙首，于其生死都亦无侣，亦无所俱。其有侣俱，斯则有别。若起侣想，是便与欲俱。明达菩萨当解侣想。何则然者？以其诸法如幻如化，无侣不侣，欺哉诸法恍惚无信，若梦、影、响，所有如空。想识无安、无处、无持、无意、无念、无所有，已离诸念，于念无念，应本无念。”

曰：“濡首，仁为曾与幻士化人，对共语言、行来、坐起，又共谈会，有所思惟不？”

濡首答曰：“不见也。”

龙首曰：“幻士何像貌？”

曰：“其幻者，似人像貌；幻之化像，亦复若此，合同像耳。所以者何？如其幻化，亦不彼脱，亦不此脱。幻化亦不与仁而异，仁亦不与幻化有异，仁便幻化如幻化者，以幻化法而问幻事，诸法亦尔。”

又问濡首：“仁为自曾与幻化复共坐起，有所言谈、交游、讲会、相对住不？”

曰：“云何，龙首，幻士及化与欲有异耶？至于吾我及人、寿命、养育之法有异乎？吾以此幻化之说，欲试问仁，知大士于斯有异辩才，当敷何法也？”

曰：“仁如所试，为欲试虚空之幻化法耳。仁便念幻化，为有想也。幻者本无，无想无念，亦无形像，亦无所有，已离众念。”

濡首曰：“若此，龙首，法亦如幻，幻化本空，其空无像，亦不可见。”

曰：“濡首，诸法无像，不可见乎？如仁所言，一切菩萨摩诃萨等，当云何受其封拜得成无上正真道意？为谁知度受封拜者？”

濡首答曰：“云何，龙首，曾行山中为闻响声，于山中为有响声出不乎？其声为有所住处不？以何耳识闻其声耶？彼声为有所说不？宁有受持响声者耶？又复谁共闻响声者？”

龙首菩萨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濡首曰：“如此，若菩萨解诸法若如响空者，则一切诸音声如响离彼众声，其诸菩萨以此封拜于无上正真之道，于斯亦无受封茀者。”

十方诸来大菩萨众，咸闻濡首童真所说，莫不喜踊，叹歌无量。

尔时，龙首谓濡首曰：“宜时侣行入城分卫，念其日时得无过耶！”

答曰：“龙首，诸法无过，亦不有时。其处于想行之者，彼则有时不时之想耳。明达菩萨于本了无解空法者，岂有其时不时言哉！凡诸余法有时不时，无时非时乃应无上，如佛法律矣！其在算数计时节者，斯则有过时之想。

“如诸世尊、贤圣子，常自饱足以道智慧，慧无想识，于想无想，行无诸作，亦无想念，无念不念，以此智慧而常饱足。世尊圣众都无食念，亦不复想有食之事，其如此食而为食者，是谓贤圣应无杂食。若永服食如此食者，是则长演甘露法食者。彼以此食，用之为力，能住身命至于一劫复过一劫。所以者何？其如此者，彼已觉了诸法法之行故，都无想念，解空清净，晓了如此，是不复有求食之识如其凡夫未达者也。

“又诸如来无上正觉及普世贤圣之等，有大慈悲喜护之心，惠施仁爱，愍念众生。使兴于世耳，唯欲济度五道勤苦故，现入郡国、县邑、聚落行受分卫，而彼众圣已离诸食，不食于食，唯以慧解诸定正受为常充足。其于离食而续食者，斯受流转便数生死。用是之故，诸佛世尊以于诸食而悉明了，都无复杂食之想，慷慨喟然安和住身，能如恒沙复过是数，从始发意永常无复诸饥渴杂想念也，至在佛树明星出时，从始所可受食者。彼因此食，其于正士及大丈夫、英雄龙猛又至师子、诸调儒夫及众华孚正士、秀异种种莲华男子、无上丈夫、法御、天人师，应所当得，应所明了，应所觉达，悉已了而具足，等于一像合会智慧，得成无上正真道意也。

“以是，龙首，一切菩萨、普诸如来及贤圣等，唯以此食升致无上正真觉道，便能住寿如恒沙劫，又能踰此复倍无数，而诸如来永无其劳。所以者何？以其应于无想食故，无念不念，无合不合，亦不想念贤圣之行，恒便随顺，出诸香气，自然清净，无想无念，无诸巢窟，亦无戏行，本空自净。如是，龙首，菩萨摩诃萨当作此食，乃应法食。”

龙首答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濡首所说法之微妙，吾已饱足于是上食。但闻此法食之要说，便为已甚具足矣，况其长食无杂食者，岂当复食思欲食哉！”

“云何，龙首，虚空之体宁当有杂食之食？又言饱足乎？”

对曰：“濡首，空无所有也。”

又曰：“龙首，为能饱足幻士所化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云何，龙首，宁可以食饱足中现像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又曰：“龙首，夫大海者宁复饱于众流乎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濡首复曰：“如是，龙首，诸法无厌若如虚空，而仁向言有饱想乎？诸法如空，无想无愿，无起无行，亦无所作，无所造，永然无欲，以定以脱，无色无像，无坚无固，了如虚空都无所持。诸法如此，云何而起有饱想耶？”

龙首又曰：“若是，濡首，有此行者，一切不复食于食乎？而仁说食本空耶。”

濡首曰：“若此，龙首，则一切众生而无食也。譬如，龙首，世尊化作恒河沙人，以食餧诸化人。云何，族姓子，彼诸化人以何为食？宁复有食者不乎？”

答曰：“化者无想不识，无所有，亦复无食，何况言当有食者耶？”

“若此，龙首，一切诸法有见无见如幻化也。普诸众生而不解此，以其不解便即流转受生死矣。于中观之，亦无所有，亦无所得，亦无流转。解生死无、如本无者，则一切无受，亦无生死。不晓本空便有生死，其生死者亦无生死，于其生死亦无所受，亦无所得，何生死法者乎？”

答曰：“濡首，斯言甚善！宜知其时可共行矣，还于祇树给孤独园。吾诸饥渴永为已断。”

答曰：“龙首，譬如幻士所可化人，而化人言：‘吾饥渴。’断宁为饥野马法耶？如是，龙首，一切若此，其诸法者皆如野马，解此乃解。而族姓子言‘吾饥渴以为断乎’，当食斯食，如诸法食，不断无坏，亦无饥渴，一切诸法本已饱足。何以故？彼诸凡夫下士不了其本，则作此言‘吾饥我渴’，又言‘饱足’。如诸贤圣解诸法本，彼无饥渴，亦无想足，解诸饥渴，亦无生死，亦无戏行，亦无想念。彼已无动，亦无倚著，诸法已脱，本无著故。”

龙首又曰：“如仁濡首，诸所可说，彼之要言，但说法界也。”

濡首复谓龙首曰：“其法界者，亦无说不说，亦无言趣，无屈无伸。所以者何？如是，龙首，法界无所有，言者无说，亦不所说，亦无戏行，无所著，无合偶。彼无想念，亦不有念，亦无所起，亦无灭行。

“譬如，龙首，虚空之界无想无念，无起无灭，诸法亦尔同如虚空，其本相空，本不可得，亦不可知，其相如是亦不可得。有能得其相，彼诸如来般泥洹者亦当可得。若此，龙首，一切诸法都无处所，无色无像，亦不可见。以是之故，恒河沙诸如来般泥洹者，其于法中亦复无般泥洹者，亦无地、水、火、风界而般泥洹，亦无空界、亦无识界

般泥洹者。泥洹如是，于泥洹中亦无泥洹。若诸法有泥洹想者，则虚空界有泥洹想耶！所以者何？以其诸法本定而空，诸法静寂而复寂。于此，凡夫下士之类起有泥洹想念者，因便有吾，言我有受，有吾我受，有寿命受，有人物受，有想识共来解真无法者，即起是想想念泥洹，以此故而不得脱，便生老病死。取要言之，十二因缘至于大苦众患集会，为彼之故言有泥洹。为诸有二想行者，以其不解诸法本无，已不晓了不觉悟故，与诸如来诸佛世尊、明解深入权行菩萨，宿树众善立不退转，积累功德有大威神，为极唱导无上大师，与如是等菩萨摩诃萨行，而违反起有诤想；又与声闻、缘觉之众，与其相违而起忿诤。与彼诤故当受大罪，以其诤故长流生死，当归不净极臭处矣，一切众圣永所不叹，诸上明达所可远离。

“譬如，族姓子，有城郭若复聚落，去其不远积众臭秽。于其彼处，人众趣往昼夜不息，遂增污秽、不净、臭处、不洁之物也。诸愚凡夫，处于五道起灭无竟，众想无断，广其生死如彼增臭也。以其不明，又不晓了，不解其元，不达本无，雾笼茂盛痴冥积故，广受流转增长生死五道之趣，或生地狱、或即饿鬼、复归畜生、或天、或人，神变无常五道勤苦，灾患颠倒痛痒创楚，众恼之元诸苦所由，遂增臭秽流不净气，使彼明达贤圣之众乃以为灭，所共贪疾又诸慧士所可远离。用是杂垢长不解脱，复使斯类是趣其生，是归有老生老苦，极忧恼万端，是致病死，殃祸追之，善则荣乐福佑，恶则祸随。以要言之，患变益集，至其痛热，众苦合会，而彼以故不脱生死，但由未了其本无故，长受生死如其增臭也。”

龙首复谓濡首曰：“云何，濡首，得了其本？”

曰：“以无心想，以寂寞行，以趣静定向入清净，其住是者则晓其本。”

曰：“云何，濡首，何谓为幻之寂寞？”

曰：“其解了如幻者，此则幻之寂寞清净也。”

尔时，耆年须菩提至濡首所，睹其大众即而问曰：“诸正士等普来会此，为何讲乎？”

答曰：“贤者，吾于诸言都无所说。又贤者，宁闻诸幻人有所说不？山中之响、梦、影、野马，为有言谈耶？复闻有其说者不乎？又贤者，如来所化，宁有耳声？其声复有闻者不？为有识，若受持语言、名字、句说者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时，须菩提，燿然于所坐恍惚之间，寂而灭定。

时，舍利弗诣濡首所，睹其普众大会之场，率多菩萨咸听濡首所讲之说，见须菩提在于彼坐寂而灭定，问濡首曰：“此贤者为何志故，居斯便灭定？”

曰：“舍利弗，是须菩提虽灭定，不与法而有其诤。如是贤者此以无诤行，无住无著，无巢无处，过诸窟法而三摩越。”

时，须菩提作是灭定，从定寤起而向世尊，即偏袒右肩，叉手跪作是言：“自归诸佛无上觉者，其有显演如是深邃微妙法像难见之文，不可议说，已断所著，等离诸想，已得寂安。其不退转大士等及诸初发意菩萨，逮闻如此劝发之说，岂不快哉！”

濡首又谓须菩提曰：“不于此法有说、有劝、有彼所向也。何则然者？以诸法无劝无说，无谈无识。又此要义无言无语，无住无劝，无去无来，无坐无卧，无倚无处，亦无所有。所以者何？是诸法本空，无所有，其本不可得故。”

曰：“何谓，濡首，其本行法？”

曰：“惟贤者，诸法无行是行之要，当作是行，晓行是行，乃为至行也。若此，可共都行求食。”

曰：“濡首，吾不复入于聚落分卫。所以者何？逮闻是要已离聚落，亦离城想，亦离色想，以要言之，亦离声、香、味、细滑、法想，都离诸想而无想念。”

曰：“唯须菩提，如此离其想行者所是，云何而进止乎？”

“云何，濡首，何谓如来所化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？以何识法如来所现化？化以何想而有进止？有所瞻视？复有屈申乎？”

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如世尊所叹，仁为最晓空闲行者。”

濡首又曰：“唯须菩提可共诣佛，礼事供养。”

濡首重曰：“唯贤者，吾以清净食而请于仁。”

时，舍利弗谓濡首曰：“于何处所与吾等食？为当施设何等之食？”

曰：“唯贤者，其所食者亦不有食，亦不无食，又不吞食，亦不色声，亦不香味，亦不细滑。其所食处不在欲界，又不色界，亦不无色，不处三界亦不离其中，是则诸佛世尊食处。”

舍利弗谓濡首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仁所说，吾已饱足于时，是无上食叹之名，况其已食如此食者！”

曰：“唯贤者，其食不以肉眼内外见，亦不天眼，亦不慧眼处有所见。其食如此，乃应等食也。”

尔时，耆年须菩提及舍利弗并诸众生，闻是叹食之说，即于其处寂而灭定。

时，妙心谓濡首菩萨曰：“当以何食食？须菩提、舍利弗等，为以何食而三摩越？”

曰：“以无漏食，行无倚著食，行无众食，以此行而行，其作此食者，不复于三界食于食也。”

尔时，贤者须菩提、舍利弗从灭定寤，各行分卫。

时，须菩提入大长者家分卫，其长者妇为优婆夷，见须菩提默然而住，即请：“贤者，为何之乎？”

答曰：“姊，来求分卫。”

曰：“贤者，仁续分卫想未止了耶？”

曰：“姊，吾从本际已了分卫想。”

曰：“须菩提，其本际宁有了未了，言从本际已了分卫想乎？”

曰：“姊，如本际空，末际亦空，悉如本空。”

优婆夷曰：“若此，贤者，已悉空者，奚为复说了不了乎？仁便伸手，当施卿分卫。”

须菩提即自伸手。

曰：“贤者，是为罗汉不了其本，反取灭证者手非？”

须菩提曰：“姊，罗汉手无形不可见，亦无屈伸。譬如幻士为幻化人作此言：‘何所是幻者手乎？’复言：‘可伸幻者手耶？’”

曰：“姊，幻手为可见不？又可伸乎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曰：“若此，姊，世尊说一切诸法如幻本空。”

“若是，贤者，世尊说一切空，何为贤者续求食？”

时，优婆夷未寻与须菩提分卫，重曰：“贤者，可前钵。”

适当前钵，钵忽然不现。

时，优婆夷以手索钵，钵而无处，手亦不近于须菩提。

优婆夷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此则无著清净之身，应佛所叹空闲行者。”

优婆夷适作是言，钵即自出。

时，须菩提便前授钵，优婆夷取钵盛满饭授须菩提，便谓之言：“贤者，是为释迦文佛所称叹，处闲居第一者钵非？”

曰：“姊，如佛所说空闲行者，非有钵矣。”

曰：“如贤者空闲行者，非有钵耶？”

曰：“姊，无也。”

曰：“又贤者，闲居尚无钵，岂当复有受食缘乎？”

曰：“贤者，已记闲居，亦当无罗汉取灭证耶。又贤者，食此饭已，当了知食者如幻，所食如化，又如化人食于幻者，亦当如以野马饮于渴者，其食所食当了如此。明解是者，乃应如来达三世本无分卫之行也。若贤者，其起施念，有想受者，便造有众分数也；已受数者，则有二见；以有二见，便与凡夫流转五道，生死同归也。”

时，优婆夷复谓须菩提：“又如，贤者，诸佛要法，不但受食及与施者当应了如幻如化，为本无，为无有；至于生死与泥洹法亦当晓了如梦、幻、化、野马、影、响，亦如本无；于诸法亦悉当尔，诸法清净都无所有，无施无受，无戒无犯，无忍无诤，无进无懈，无定无乱，无慧无愚，于一切法都无所有，是行乃应世尊如法受食。弟子行法其如此解分卫行者，则于三界无杂食之想，亦复不处泥洹之乐也。”

须菩提闻优婆夷所说，即寂寞不知所言。

曰：“贤者，泥洹为寂耶？岂无言而不对乎？”

曰：“姊，斯何言乃如此？”须菩提曰：“姊，了幻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贤者，吾了诸法悉如幻化，幻者及化亦皆本无，无所有。”

时，须菩提便于所处忽而灭定，欲知优婆夷志求何乘以为其证，勇辩乃尔敢师子吼，明解幻法所说自恣而无挂碍。尽力观察处，优婆夷为阿那含。曰：“姊，已得阿那含乎？”

优婆夷曰：“云何，贤者，如来法本宁有阿那含行法乎？又贤者，法无形色，亦复无求想像之迹，无彼此识，无中间行，亦无所想，无取无证，亦无处所，乃为明了道之行耳。向贤者，云何处阿那含毕，乐罗汉证法乎？又贤者，法无去来，其有去来，有所

趣向，有所有趣，有起有灭，有念有想，皆堕凡夫流转，未解数也。”

是时，优婆夷忽于所处，于须菩提前化于高广大人交露之座，普现感动光明相像，显转无上阿惟越致法轮，令普舍卫境界之内及十方土，莫不闻见此之所兴感变也。

尔时，空中万二千天，闻彼所说，悉逮一生补处。舍卫国内志菩萨行者二万八千人，承宿众德，皆得不退转。十方之众诸来大士其闻是说，百亿菩萨本得无从生法忍，复闻是上要说，即皆逮一生补处。

于是，濡首、龙首菩萨并诸大士普来之众及舍利弗、须菩提等，俱从舍卫国甫出城门，燿然轻举，忽升虚空。濡首菩萨寻扬身光，威神炜炜照耀暐晔，明影玓瓅踰于日月，普蔽余光晲然晃昱乃彻窈冥，如金翅王飞而行焉，一切众生莫不见者。其所经由，彼众天人皆闻诸法如梦、幻、化、野马、影、响、泡沫、芭蕉之树要言深邃像说，各怀欢喜，慈心相向。一切天人但闻梦幻声，而化幻法于见无见亦不可得。诸逮闻是像微妙说者，合百千众得不退转。

时，所经游于其中间，有长者子，其名善意，宿植德本，亦闻濡首无上幻化之要说言，并复睹见神影变化，即发无上正真道意。寻自誓愿：“吾于来世得为如来无上平等最正觉道，时所现感动，亦当如是。”

濡首见彼族姓子，有决清妙岐嶷之质，欲绍佛种乃发大志，心在菩萨口咏誓愿，声畅一切如师子吼，即请善意而告之曰：“族姓子，汝解诸法如幻化者，必离劣乘声闻、缘觉之地也，便当成致无上正真道意，又当晓了诸法梦幻之妙法说，悉为无所有。”

时，长者子跪而对曰：“蒙解诸法如幻如化。”

濡首重以诸法要言劝发长者子，长者子忻乐之心遂而踊跃，时彼大姓，心巨旷解，逮致法忍。

八千天人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时，五千天子在于虚空，闻濡首劝进之说，燿然心解，逮得无从生法乐之忍，咸悉肃然恭敬之至，已礼濡首，忽升虚空，各还本土。

是时濡首、龙首菩萨、舍利弗、须菩提等，还于祇树给孤独园，俱诣世尊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龙首菩萨便从坐起，向佛叉手已，濡首童真诸所讲谈法要之说具启世尊。

时，佛赞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濡首童真，善说诸法无上微妙。如梦、如幻，如化、野马、影、响之声，则是诸慧深奥之至，是诸佛要，斯乃应如无形无像本无幻说。”

时，佛顾告贤者阿难：“受是濡首诸法要文。”

阿难敬前长跪白佛：“唯然，世尊！如教受之，当何名此经？云何奉持？”

时，佛重复敷演濡首、妙心菩萨等所说慧要，及舍卫国长者优婆夷为须菩提所现感动，乃至转一生补处之轮。

佛复告阿难：“当受是上要之慧。又是，贤者，此名《濡首无上清净分卫经》，亦名《决了诸法如幻如化三昧》，勤念受持，当广宣传普布演说。

“又是，阿难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斯要，专心信向，是者，阿难，则应面见诸佛世尊。又为濡首童真菩萨，必所感致无上正真之道，会成至佛，况其受持、诵习、讽读、奉行应者，德极无上！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逮诸佛之慧藏，为得诸佛最上要镇，又为诸佛之所拥护，普为十方诸现在佛所授封茀，诸佛为手授其决，当成无上正真道意。”

佛说是已，濡首童真、龙首、妙心及诸菩萨，舍利弗、须菩提等及众比丘，一切会者，诸天、龙神、阿须伦、人与非人，闻佛所说，莫不欢喜，前为佛作礼而退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1 种 / 4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火*霍]	燾	4	Unicode 有此字（U+3E0C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205）